

紫算笔

鹿陈 著



紫 草 莓

(京)新登字093号

版式设计: 程燕君

紫 草 莓

鹿 陈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178千字
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828-9/I·260 定价: 4.40元

印数: 0001—7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由三部中篇组成的惊险侦破小说集。《紫草莓》描述了一香港超级杀手潜入大陆后被我武警战士擒获的惊险故事。《黄色流萤》和《白天鹅翅上的黑斑》叙写了独胆英雄、刑警刘放深入虎穴，破获两起作恶多端、背景复杂的犯罪团伙的奇险经历。

目 录

白天鹅翅上的黑斑·····(1)

黄色流萤·····(75)

紫草莓·····(151)

白天鹅翅上的黑斑

人是什么？在天文学家眼里，人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而成的小东西，无能地在一个渺小而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着……尽管是这样，H市报仍对下榻于天鹅宾馆的大华公司董事长金荣先生于今日凌晨3时许猝然死亡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惋惜……经法医现场勘验鉴定系自然死亡……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已正式向死者遗属函吊云云。

第一章

“来活儿了，侦察员同志。”

刘放一走进局长办公室，王虎就笑眯眯地说。

王虎局长两鬓斑白，身材瘦削，是一位极富幽默感的人。他的背上有美制子弹留下的伤疤，左胸上有“文革”中被踢断尔后换成不锈钢的两条肋骨。他把它们称为防身的“暗器”。此刻，他正捧着足有半斤重的枣木烟斗，开始吸他一天中的第一斗烟丝。

“好兆头。”刘放想。他知道局长很少对那些在胡同里窜来窜去的“野猫”感兴趣，而且很少亲自找他的侦察员“聊一聊”，除非有要案。

一切都是在默契中进行的。刘放迅速看完了局长交给他的卷宗，茫然抬起头来。他认为老头子抛出了一个玻璃球，哄着他去捡。

“侦察员的活太多了不好。”王虎拔出烟斗，安详地望着他，“尤其是太重太累的活多了不好，是不是？”

刘放笑了。

卷宗里的材料十分简单，天鹅宾馆保卫处的例行报告，几张死者的现场照片，一张法医鉴定书和一份死者生前患有心脏病的病历卡。另外，还有一份明码电报，是香港警署提供的关于死者生前没有劣迹的背景材料。

“你还得去看一看。”王虎说。

“去看看死者丢下银票了吗？”

“啧啧……”王虎若有所思地笑了笑，“也许不止这些……一位爱国的大亨死了，”王虎离开座椅，站到刘放眼前，“尽管人人都有一死，问题是老先生是不是死得恰到好处。提前一分钟，我们也有责任，对不对？死亡嘛，对我们来说，不仅仅是生命的结束，还有对法律、正义的检验，是不是？……你必须再去跑一趟，把所有音讯都清扫清扫，看看有没有值得推敲的疑点儿！”

“就这个吗？”刘放偏着脑袋问。

“你……还想要什么？”王虎已坐回到办公桌后边的皮椅上，用一种神秘的眼神儿望着他，“你知道，打击刑事犯罪以来，他们的‘活儿’可少多了……不少人都想趁年轻时多干点事儿，尤其是复杂的事儿，这样容易出名，对不对？……”接着伏下身去，开始看文件了。

“那就谢谢局长的关照喽！”

刘放站起来，朝门口走去。他听到局长在他身后低沉地嘟哝了一句。

“甬客气嘛！”

第二章

天鹅宾馆坐落在市郊西炮台山下，山上至今残存着一座比较完整的古炮台，而且有一尊锈迹斑斑的土炮依然雄视着山下的海面，山因此而得名。宾馆建筑群依山傍水，除了一座15层的主楼外，大部分都是风格雅致，具有异国情调或是古典风格的两层小楼，格外醒目地散落在满山遍岭的碧树绿草丛中。海色的旖旎，风景的幽静，完善的设施和第一流的服务水平。已使它成为国内外商界巨贾、达官要人以及众多游客消夏避暑的胜地。作为宾馆的年轻的总经理江一凡也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。他的沉稳、谦和的风度以及对刘放的到来所表现出的真诚的热情，给刘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“您看，由保卫处的同行帮帮忙就行啦，……我知道，您很忙……”

江一凡握着刘放的手一齐走进总经理室，边走边热情地说：“你是稀客，岂有不接待之理……再说，天鹅宾馆来了一位一流侦察员，或许并不是什么坏事，啊……哈哈……”

总经理室里比较简朴，比起这座现代化大宾馆来甚至有点寒酸，但十分整洁、幽雅。宽大的写字台上并排放着一排五色电话和一部方形电脑显示器，桌面上没有堆积如山的文件和文件筐，连一页纸片也不见。桌后的墙根儿处只有一个能放五十本小人书的长形高脚保险柜，一张皮革面的咖啡色长条沙发。没有任何装饰品，除了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宾馆全

貌示意图外，剩下的就是窗台上的一盆正散发着淡淡幽香的米兰了。

“简单了点儿，是不是？”江一凡见刘放朝四周打量了一下，笑盈盈地说，“许多上级领导和外国友人也对我说，这会影响宾馆声誉的……可是，我知道，顾客从四面八方云集此地，决不是来参观总经理办公室的。”顿了一下，他的脸色有点滞重了。“我知道，我们至少还有一千万父老兄妹吃不饱肚子……”

他不再说了，轻轻地弹着沙发扶手。

为了尽快赶到现场，刘放打破了暂时的沉默，把自己的来意讲了一下。随后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当然啦，如果有一点腥味儿，我想，宾馆保卫处的同行们都会闻出来的。谁不知道，总经理把他们养得挺乖的！”

江一凡嘻嘻笑了起来。“尖刻，太尖刻了，老弟，怪不得姑娘们都不敢对你冒险……嗨，”他突然朝刘放眨眨眼，“这次来可以兼顾一下吗！你知道，天鹅宾馆可是藏娇纳秀的地方。我很乐意做一位警察大明星的证婚人！”

“但愿总经理不是拉我下水吧？”

二人谈笑间，保卫处长丁文乐哈哈地走进来。

一号楼建在海边十多米高的一处断崖上，断崖连着坡地，自然形成了一个占地约有三百亩左右的园林格局。园中亭台楼榭，飞水流泉，石山木桥，加上人工种植的竹林、花圃，还有贴着海面筑起的一段专门供客人下海游泳、划船和垂钓用的人工栈桥，景色分外诱人。一位来访的外国元首曾在此下榻过，因而人们都习惯称它为“总统别墅”。

别墅的戒备是森严的，宽大厚重的铁门终日关闭着，这

里三面环水，只有唯一的一条通路。丁文按了一下门旁水泥柱上的一个电铃，接着扩音器里传来一声询问：“谁？”

“我，丁文，小方，打开门，公安局的同志来了。”

铁门无声无息地自动打开了，门口站着一位身穿宾馆制做的白色连衣裙的姑娘。她身材苗条，脸庞秀丽，举止高雅有礼。

“请！”姑娘朝客人伸出手。

路过姑娘身边时，刘放看见了她的一双沉静美丽的眼睛，而这双眼睛也正望着他。他略微怔了一下，朝姑娘微笑着点点头，心里升腾出一种意外欣喜的情绪。

姑娘对他的微笑毫无反应，甚至漠然。因为她立即转过身去，掀动了手中的一个微型电脑控制器，铁门便在他们身后徐徐关闭了。

“客人随身带着一个，”丁文边走边解释说，“也可以在外边开门，因此，任何人都不能无故进入的……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强行进入。”

“对，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总统别墅并不象刘放所想象的那个样子，室内设施主要以舒适为主。房子是一幢米色的方形尖顶的建筑，基本上保持着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。八角飞檐上各有一条铜绿色的吐珠游龙。暗红色的瓦片，米黄色的玻璃砖贴面墙壁，大理石廊柱和地板。一条宽敞的走廊从屋子中间穿过。左边是游泳池、健身房、会客室和服务员寝室，右边是书房、阅览室和客人卧室。只有阅览室地板是用透明的玻璃钢制作的，下面连着外边的一座人工小湖，从脚下可以看到水中的海藻、鱼类、龙虾，还有其它一些奇形怪状的海岩以及许多适宜水下

生存的海底动植物。刘放看见水下甚至正栖息着一头小小的海豹……穿过阅览室是书房，书房后面便是主人卧室。

宽大的席梦思床置于房子中央，三面都安置着古色古香的雕花樟木护板。床上的天鹅绒被褥和白貂毛毯叠放得整整齐齐，与木棉枕头一齐组成了一幅奇妙的梅花形图案。法国驼色的高级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。一幅齐白石的《观虾图》几乎占据了半面墙壁。上午的春阳透过宽大的落地窗照射进来，增强了房间里的肃穆安谧气氛。

“是在这儿？”刘放站在床前问道。

“嗯”。姑娘回答。

“当时，他呈什么姿势？”说完，刘放就后悔了。让一个姑娘去回忆死者的尸姿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？因此在未听到回答之前，他又急忙问了一句：

“他是个欢乐的人吗？”

“很欢乐，又健谈！”

“哦，吸烟吗，我是说金荣先生？”

“不，不吸。”

“酒呢？”

“喝。”姑娘沉吟了一下，瞅了瞅他，又说道，“他习惯喝酒时闭着双眼。”

“噢？”刘放和丁文都把目光投向姑娘，姑娘慌忙把目光移开。

“有一次，我问过他。他说，‘只要睁开眼就感到心疼。’”

刘放和丁文都饶有兴趣地望着姑娘的侧影。

“我问‘为什么呀？’他说，而且是挺认真地说：‘因为我

看见杯里的酒越来越少了。”

一阵轻轻的笑声。

丁文说：“他还怕缺少酒喝。”

其实，刘放立即明白了死者或者说眼前姑娘的这句话的潜台词，“吝啬，或守财奴。”

“您能详细谈谈死者生前的情况吗？”

姑娘皱了皱眉：“那边有座。请！”

三人坐下来，姑娘问道：“从什么时间？”

刘放想了想：“至少在死者死前十分钟。”

姑娘淡然一笑：“如果我知道客人十分钟后要死，我一定会留神儿注意，可惜……”

刘放委婉地打断对方的话：“就请您谈谈你留神过的事吧！”

姑娘想了想说：“我几乎不留神什么，因为不管谁住进来，对我都一样，他是主人，我是仆人。”

“我们叫服务员，有区别。”丁文插了一句。

“其实，一个样……我记得那天，就是昨天，金荣先生分外高兴，上午去打了一场高尔夫球……”

“请问，他不是心脏不好吗？”

“他说打高尔夫球对心脏有好处！”

“请说下去！”

“中午，他睡了一会儿，下午便处理信件。他每天都要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、电报。他是个忙人……处理完，他邀我一起观赏阅览室地下的海底动物。我们曾为一株海兰发生了小小的争执。 he说是海剑，我说是海兰……傍晚，他例行散步……”

“您也跟着吗？”

“不，没有。金荣先生喜欢一个人散步。他说过，这是他脑子最清晰最活跃的时刻，他的公司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个时刻谋划出来的。”

“另外呢，”刘放说，“就是说散步至就寝这段时间。”

“回来后，他开始写信，……大概您不会问我信的内容吧？”姑娘淡然地瞥了他一眼。

“当然，不会的。那么写完信后，他又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那时已经到了夜里10点，他开始吃夜宵。”

“是您亲自做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预先准备好的，放在贮食柜里。”

“明白了。请原谅，你和他一块吃的吗？”

姑娘脸色刹时变得绯红，目光闪射出恼意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丝毫没有一点儿恶意，我相信您会理解。”

姑娘低下头，以便平息一下心情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回答说：“是这样，他一再邀请，我想，他是我的主人……”

“是顾客！”丁文冷不丁又插了一句。

“既然主人一再邀请，”姑娘朝丁文看了看，又移回目光，重新望着脚下的地毯，“我不好推辞，我必须尽量让我的主人高兴！”停了一下，她抬起头，对刘放说，“我很珍惜自己的工作！”

刘放朝她点点头，表示理解。

“那么，他也许不会忘记在夜宵后，再喝点或吃点儿什么吧。譬如他有些疲累，要吃一片安定片，或者心脏保健丸？……”

“不，他没吃……”姑娘突然迟疑了一下，朝刘放翻了翻

眼皮，“他每天晚上都要醒来一次，因此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凌晨3点。”

“为什么？哦，当然是习惯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那么，他醒来后，习惯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也不做……他只是躺在床上等着，这时，我把他需要的药品，按量放到食药勺里递给他，然后，再把姜汁汤或芦根汤递给他。”

“而且你要等他的一切做完才能离开。”

“是这样……可是，不知为什么昨晚他拒绝吃药……如果你们解剖尸体，一定会发现他的胃肠里并没有未消化的药物。”

“可是，他为什么突然拒绝吃药，为什么突然要改变自己的习惯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当然，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？而且你也不明白，对不对？”姑娘认真地点点头。

卧室向左一拐，再走六步半，就到了门口。门口的小路是用海中的贝壳镶嵌而成的。穿过一片竹林，路过一片绿地，就到了园中一座人工雕凿修整过的假山脚下。

在绿地旁，刘放停下了脚步，因为他突然发现左边的一片绿地有人体压过的痕迹。他不敢肯定是金荣的身体所致，但肯定有人在这里摔倒过。如果是金荣，那么他躺在这儿干什么？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他决定冒冒险。

“嗨，方婷同志，您的力气可真不小！”

姑娘站在刘放面前，一下子怔住了，脸上显现出疑惑不解的神情。

“我想，你能把金荣先生从这里背回床上，一定很吃力！”

姑娘开始侷促不安了，脸上有些苍白。

丁文看看刘放，又瞧瞧姑娘，接着又移回目光，想从刘放脸上看出点什么，结果还是摇了摇头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姑娘终于开口说道：“是的，当时我很害怕。您知道，这里基本上是与世隔绝，喊人来不及，我只好一个人把金荣先生背进房子里，然后，就给总值班室挂电话……他们很快赶来了……”

“我敢说，在您背他起来时，他已死了。”

“医生也是这么说的！”

“这样，就有了一个问题，金荣先生为什么会在凌晨3点起床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而且，有什么理由迫使他走出房间，穿过竹林，接着倒在绿地上的呢？为什么？”

三个人一时谁也没有说话，四周寂静无声。丁文目不转睛地盯着刘放，一副狐疑迷惑的神色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姑娘抬起头来，脸上却十分平静，平静得不能不让人怀疑。“也许……你应该去找死者问问。”

“当然，”刘放抬头朝假山顶上望去，山顶上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古亭，“我会去问的！”

古亭东侧有一座白色的小桥如闪电一般凌空掠过。

第三章

事情发生了奇妙的变化，刘放感到那种渴慕已久的征服的欲望迅速袭遍全身，这是一种由于对职责的忠贞和喜爱引发而生的跃跃欲试的情绪。同行们曾把这种情绪称为“侦察员的嗜好”，而刘放却称它为“邪恶的爱情”。他怀疑一个真正的决心献身于公安保卫工作的侦察员一旦远离社会，确切地说一旦铲尽了社会邪恶和犯罪，是否还能怀着浓厚的兴趣继续生活下去。问题就在这里，一旦失去对手，拳头就成为多余的了。

江一凡成为刘放的第一个被质询的人。

刘放再次出现，给总经理室里带来一种微妙的气氛。

“发现了什么？”江一凡急迫的询问以及脸上略显紧张的神色，使刘放忽地产生出一丝儿歉意。他笑嘻嘻地摇摇头。

“仅仅是例行公事。”

等江一凡轻松地舒了口气后，他才接着问道：“金荣先生给人的印象如何？”

“一个值得称道的人，”沉思了一会儿，江一凡说，“算得上一位爱国侨商……孤身奋斗30年，成为堂堂大华公司经理。你知道，他的商号和投资已遍布30多个国家……他是第一次回大陆观光，此行主要目的是寻根。金荣先生是本地人，虽然现已举目无亲，但他对故乡仍怀有深厚感情。”

“他是肥城古店村人吧？”

“对。”江一凡把一包总督牌香烟递给刘放，自己却不吸，“据他说，村里人都热烈地欢迎他回到故土，这使他十分感动，为此，他已打算捐赠50万元给村里修建一所小

学……”

“落实了没有？”刘放突然觉得这事儿应该证实一下。

“很可惜，”江一凡摇摇头，“他也许没想到自己死得这么快……他的死震动了许多人……你也许知道，他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，省委、市委对如何接待他都有过明确指示，他外出和在市里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市领导亲自陪同的。过几天，省里领导还要来看望他，只是可惜……嗐，人啊，人啊……”

江一凡的感慨，使刘放想起了罗素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人是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种样子，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成的一块微小的东西，无能地在一个渺小而又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着呢？还是……”真的，之于历史，之于空间，人该是多么渺微，生命显得多么迫蹙啊！

“据说他和天鹅宾馆也签了点儿什么，是这样吗？”

“对对，一份草签合同。”江一凡神情显出几分忧虑和焦躁，“我正为合同是否依然生效而发愁呢？”

“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内容呢？”刘放尽量用商询的口吻问。对于金荣先生其人他是愈来愈感兴趣了。

“当然……金荣先生生前曾出于对双方利益考虑，要求我方尽量保守秘密，特别在合同完全生效之前……眼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而且，是对你，那就没什么密可保了。”

“根据合同规定，大华公司拟在3年内向天鹅宾馆投资2亿美元，用来扩建天鹅宾馆，改善高间室内设施，并对宾馆周围的5个自然风景点进行全面开发利用……这个数字目前在全市甚至全省也是第一位的。”

“真是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。”刘放惊讶地张了张嘴。